

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

周汝昌 選注

楊萬里選集



周汝昌 選注

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

楊萬里選集

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楊萬里選集/周汝昌選注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.12

(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)

ISBN 978-7-5325-6469-9

I. ①楊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楊萬里(1127~1206)
—作品集 IV. ①I214.4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2)第 091798 號

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

楊萬里選集

周汝昌 選注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90×1240 1/32 印張 13.75 插頁 5 字數 344,000

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3,100

ISBN 978-7-5325-6469-9

I·2565 定價: 45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致 讀 者

一九七九年元旦佳辰，接到了出版社爲準備重印此集的工作用書，囑加處理，心頭不免思緒聯翩。想在這個特大的好日子裏，藉此機會，向初次拿到此書的讀者談幾點感想。不擬寫成一篇官樣的“重印說明”，免去浮詞套語，讓我們親切地（不拘一格地）“交流”一下思想感情。

這本書，編述於一九六二年，連頭帶尾，不覺已是十八九個年頭過去了——這是些多麼非同一般的年頭啊！現在它又有了重印的可能。這種可能，是廣大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向惡勢力艱苦鬥爭而得來的。這種可能，是多麼令人珍惜！

我從十四歲開始，自己學詩，包括看和寫。中間涉獵的研究課題十分龐雜，但和詩未嘗真離開過。單就“注詩”一事來說，舊來的各種詩注我看，現代的新注我也看。如何纔是對今天的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更有助益的注解法？是我常常考慮的問題之一。想推動這種工作，就拿范石湖作例子，編了《范成大詩選》，想朝着自己的設想向前邁步。事情都是“歷史的”，各有各的特定歷史條件，當時若想“遑離”已有的“規格”太遠了，就不易被接受。因此，步子不敢邁得太大。框框不來找人，人也自去找框框，真是“未能免俗”。後來又作《白居易詩選》，自然也想在可能範圍內“實現”自己的“理

想”。但還是受各種局限。(客觀上的,有與人合作的問題,有貫徹領導意圖的問題,儘管最後是我一手全部定稿,也不肯將己見處處強加於人。)到了編注這個選集,這纔第一次真的按自己的設計進行一切。深深感謝出版社的信任,他們條條框框看來比較少,似乎也不那麼怕這怕那地怕得那等的顧慮重重、約束種種,大膽放手地讓我照自己的想法作。這一點,我至今是印象深刻,不能忘掉的。

此書出後,得到了鼓勵,一般讀者,青年同志,高校教師,研究者,特別是海外的一些教授、學者,都表以好評。有的下語份量極重,我是不敢照原話引錄的。

若依這些上述情況而推,豈不是說,我是“躊躇滿志”了,正好“再接再厲”了嗎?並非如此。第一,我的一切著述寫作,沒有一種不是在冗雜忙亂中急就趕做而成,從未有够得上真是從容推敲、反覆錘鍊的恆心之作。第二,作完這本選集,自己估量,待做的其他性質的工作太多,今後精力很難集中在注詩上了。果然,從那以來,再也無法(也不想)做同類的“選注體”了。

當時尚不恆心,何況二十來年之後重加回顧。無奈此道又實是荒廢已久,為學不進則退。因此,重印原該細加修改,以至部分重撰纔是。可是自覺力已難及。尤其令我嘆氣的,是雙目大壞,重新細讀、細改一過,已經是不可能了。

和出版社的同志們為此商量辦法,已歷一年之久,現在蒙他們決定,不必再改,可先重印,以供需求。對此,我確實是深感慚愧。計無所出,就只好這樣辦了,除了向讀者表示歉懷,也盼望讀者能理解上述情況,把此書的質量當作“歷史的”事物來分析看待。

我所以選取了南宋的范、楊二家來作選注,如果我本來認為他們毫無介紹的價值,那自然無此情理,但是也不可誤解為我在文學史上最“崇拜”他們,把他們的作品當做“最好”的東西來推薦。

事情不會是那樣子的。選取此兩家的主要原因是，肯在他們身上花工夫的似乎不多，前人爲此而做的扎實工作又幾乎沒有。這是難度很大的活計，開荒墾土，苦一些，似乎比只在花園裏剪枝灌水更有意思。這是從注者講。如從讀者講，肯拿這本選集來看，也絕不等於這是最喜歡楊萬里的風格，或是準備要學“誠齋體”。不應這麼推理。但是相信如果能認真讀一讀，是不會覺得毫無收益的。

通過這一選注本，或者可以體會到，我們要想了解一位作家，起碼應知道多少有關的事情。至于楊萬里，他的最突出的長處何在？我覺得至少可以指出一點：他有頭腦，對事物感受敏銳，能思考，敢發表見解。他是“理學家”兼詩人，學詩不肯死在“黃陳”江西派的籬下，敢于自出手心眼。他講“理學”（聽見這個名稱，不要怕），他舉的話頭大抵來自周、孔、程（聽見這些人，也不要怕），但是可以看他對他的“先哲”們並不一味膜拜，一味迷信，一味盲從，却頗敢提出異議和新解，有分析，有評論。在他所處的那等歷史的、階級的局限下，他能如此，是值得我們深思的。就這一點，也能啓發我們。因此，詩之外，也不妨讀讀他的散文。連《庸言》這種“語錄”式的文字，也未嘗不可一看。我覺得楊萬里在他那個時代來說，思想確是比較解放，我們今天讀他的詩文，應該想到，向歷史上的文學家們學習，究竟要汲取什麼樣的養料。

青年讀者看見我注得話多了些，也不要怕，不要叫“繁瑣”嚇住。歷史事物本身是異常複雜的，話太少了，有時說不清，簡而不明，不一定勝於“繁”而得當，況且繁與不繁，絕不是“字數”上的多寡之分。見到字數多了的地方，更要耐心一些看看究竟，害怕“繁”的，往往助長了懶漢思想，字數略多了一點，便斥之爲“繁瑣”，滿足於浮光掠影，這是很害人的。事實上，這些注解，少數還可以在“工具書”上查知梗概，更多的是無處可查的，我們作注的，爲一事一

物，常常是要作大量研考，一切弄清了，然後纔提煉成爲幾句話的；每一個這種題目，要寫，都可以寫成一篇“論文”。我不曾畏“繁”，如果連這麼一點提煉成果還嫌“繁”，這種看法，就難以苟同了。

此書在一九六三年重印過一次，還是遺留下了一些誤字，這次經出版社同志十分細心的核閱，得以改正。我的疏失謬誤，雖然此次未能盡數檢索，盼望讀者一有發現即爲指出，積攢起來，還可以在下次重印時糾補。

周汝昌寫記

一九七九年一月

引 言



親愛的讀者，我先介紹一首小詩給你：

小憩人家屋後池，綠楊風軟一絲絲。與丁出語太奇絕：
“安得樹陰隨腳移？”

這首詩寫的是：夏天行路在真州（今江蘇儀徵）道上，行人都又熱又累，就在路旁人家屋後水邊綠柳蔭中坐下來，歇歇腿，涼快涼快；可是不能總坐在這裏，要走了，真有點捨不得離開這塊小小的清涼避暑之地，於是轎夫忽然說出一句“癡語”來：“要是這‘樹蔭涼兒’也跟着咱們一塊兒走——那該多好啊！”

你看，這首小詩設想多麼出人意表。

你一定猜想，“這就是你要介紹的楊萬里的詩吧？”你猜錯了。這是清代郭麐的作品。郭麐，字祥伯，號頻伽，著有《靈芬館詩集》；此篇是其初集卷三《真州道中絕句》四首之一。

這位詩人又在《登吳山望江二首》中寫道：

飛鳥欲何去？翼然乘遠風。夕陽方在半，——忽墮亂流中！

你看他登吳山、望大江，纔見夕陽還在半空，一眨眼，忽已落在江波流盪之中了！寫得多麼生動，多麼活，彷彿如在眼前。別人的詩，多像一幅幅的畫面，雖美，可是死的；他的詩，簡直像電影，在你眼前動起來了，活起來了，——而且活動得那麼妙。

你一定讀過不少的詩，可是你有過很多的這樣的感覺嗎？

你一定說，這郭麐真有點意思；他怎麼這麼會寫詩呢！他的老師是誰？

他的這種詩的“老師”就是楊萬里。

楊萬里，你對他有些陌生吧？其實，在詩壇傳統習慣上很少人直呼詩人之名，例如楊萬里，多稱之為“誠齋”。提誠齋，聽着耳熟的或許就較多了。下面我還是用“誠齋”這個稱呼，——顯得熟諳些，親切些。

誠齋的詩，首先給你的印象就是這種奇趣，這種活勁兒，令你耳目一新，令你為之拍案叫絕。

還是舉兩首看吧。——也看看郭祥伯學誠齋學得怎麼樣，及不及格。

嶺下看山似伏濤，見人上嶺旋（去聲）爭豪：一登一陟一回顧，——我脚高時他更高！

——《過上湖嶺望招賢江南北山》之二

霽天欲曉未明間，滿目奇峯總可觀。却有一峯忽然長（Zhǎng）！——方知不動是真山。

——《曉行望雲山》

坐看西日落湖濱，不是山銜不是雲：寸寸低來——忽全

沒，分明入水——只無痕。

——《湖天暮景》

這種奇趣，這種活勁兒，就是誠齋的首創，也是誠齋的獨擅。

奇與活之間，自然時時流露出風趣、幽默。這是讀者可以體會得到的。試讀這樣的詩：

稚子相看（平聲）只笑渠（他），老夫亦復小盧胡（笑貌）：一鴉飛
立鉤欄角，——仔細看來還有鬚！

——《鴉》

這不但詩人和他的小孩子在笑，我們讀者看了他們笑，也要跟着他們一起笑。

呂晚村（留良）在《宋詩鈔》中給誠齋作評傳時說過這樣一段話：

後村（南宋劉克莊）謂“放翁（陸游）學力也，似杜甫；誠齋天分也，似李白。”^{〔一〕}蓋落盡皮毛，自出機杼。古人之所謂似太白者，入今之俗目，則皆“俚諺”也。初得黃春坊選本，又得橋李高氏所錄，為訂正手抄之，見者無不大笑！嗚呼，不笑、不足以為誠齋之詩！

這個笑，和剛纔我們之所謂笑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笑。我們的笑，是“奇文共欣賞”的笑；他們的笑，是對“俚諺”的嗤笑。

在那些嗤笑者看來，作詩的必須道貌岸然、板起面孔，寫出些堂皇冠冕的話言，那纔是“好詩”、纔是“高格”；像誠齋這樣子的，就是“俚俗”，是“粗鄙”，是“惡調”，是“叫囂”，是“魔障”。——這些詞

兒都是前人確實對誠齋用過的，並不是我製造的話。

老子說過一句話：“下士聞道則大笑。”呂晚村所遇到的那些人，不敢說就都是“下士”；但是他們可能是戴久了“傳統詩派”的有色眼鏡，乍看到這種新鮮活潑、迥不猶人的詩風，確實有點不習慣，因而就譁然大笑了。然而，“不笑、不足以爲誠齋之詩”，這話真對。誠齋的詩，假如其獨創性不是那麼鮮明顯著得動人耳目，哪怕是誠齋的前輩詩人們有過一位半位曾經膽敢這樣寫過詩，那“笑”的程度也就不至於那麼“大”、那麼譁然了。

試想，在我們來歷久遠的詩壇上，在誠齋之前，有蘇李、有曹劉、有陶謝、有李杜、有高岑、有王孟、有韋柳、有元白、有韓孟、有張王、有溫李、有皮陸、有歐梅、有蘇黃、有秦晁……那風格特異、偏工獨造，真是何啻千變萬態！要想在這些大師的腳下來再伐山林、重闢天地，若不是具有大見識、大手眼、大膽氣，如何辦得到？這見識、手眼、膽氣，無怪乎有些“下士”要少見多怪、驚訝譁笑，因為那都是他們無法設想的啊。

明代王構（肯堂）的《修辭鑑衡》引過一段話：“老杜‘詩清立意新’，最是作詩用力處，蓋不可循習陳言、只規摹舊作也。魯直（北宋黃庭堅）云：‘隨人作計終後人’；又云：‘文章切忌隨人後’。此自魯直見處也。”黃魯直懂得這層道理，創立了自己的詩派；別人見他獲得成功，也想學步，可是不知道要學他的精神，却去一味學他的死辦法和酸習氣，結果走入死衚衕。誠齋却說：

傳派傳宗我替羞，作家各自一風流。黃（庭堅）陳（師道）籬下
休安脚，陶（潛）謝（靈運）行前更出頭。

——《跋徐恭仲省幹近詩》之三

他正是以這種不肯傍人籬下、拾人遺唾的精神，達到了“推陳出新”的境界，創造了他的“誠齋體”^{〔二〕}，在詩歌史上建立了自己的詩派；連他所最佩服的同時齊名詩人范石湖（成大），有時也要學一學他的詩體和手法^{〔三〕}。他的另一詩友張功父（鉉）在《南湖集》中說他：“自作詩中祖”^{〔四〕}，就指出了這一點。

二

討論誠齋詩的，大都先要談到他的奇趣和活勁兒，有個名目，曰“活法”。他的這個特色並不待後世人出來表揚揭示，他的朋友在當時就都能見到。張鉉一再說過：

……今誰得此微妙法？誠齋四集新板開。我嘗讀之未盈卷，萬彙紛紛空裏轉。^{〔五〕}

筆端有口古來稀，妙悟奚（何）煩用力追？^{〔六〕}

造化精神無盡期，跳騰踔厲即時追。目前言句知多少，罕有先生活法詩！^{〔七〕}

葛天民說：

參禪學詩無兩法：死蛇解弄活鱗鱖；氣正心空眼自高，吹毛不動會生殺。^{〔八〕}

周必大說：

誠齋萬事悟活法。^{〔九〕}

略晚些的詩人，如劉克莊說：

後來誠齋出，真得所謂活法、所謂流轉圓美如彈丸者，恨紫微公（呂本中）不及見耳。^{〔一〇〕}

再晚些，元代劉祁則說：

李屏山（李之純）教後學爲文，欲自成一家，每日“當別轉一語，勿隨人脚跟”。……晚甚愛楊萬里詩，曰：“活潑刺底人難及也！”^{〔一一〕}

方回評及《南湖集》時也說：

端能活法參誠叟。

說誠齋是：

飛動馳擲。^{〔一二〕}

這幾乎是有目共覩，衆口一詞^{〔一三〕}。至於現代人最能欣賞誠齋詩而又善於拈舉的，當推錢鍾書先生，他說：

以入畫之景作畫、宜詩之事賦詩，如鋪錦增華，事半而功則倍。雖然，非拓境宇、啓山林手也。誠齋、放翁，正當以此軒輊之。人所曾言，我善言之：放翁之與古爲新也；人所未言，我能言之：誠齋之化生爲熟也。放翁善寫景，而誠齋擅寫生；放

翁如畫圖之工筆，誠齋則如攝影之快鏡：免起鶻落，鳶飛魚躍，稍縱即逝而及其未逝，轉瞬即改而當其未改；眼明手捷，蹤矢躡風：此誠齋之所獨也。^{〔一四〕}

這段話把誠齋的“活法”闡發得真是曲盡其妙。

誠齋詩的“活法”，除了包括着新、奇、活、快、風趣、幽默幾層意義之外，還有一點，就是層次曲折、變化無窮。陳衍（石遺）曾說過兩段話：

宋詩人工於七言絕句而能不襲用唐人舊調者，以放翁、誠齋、後村爲最：大抵淺意深一層說，直意曲一層說，正意反一層、側一層說。^{〔一五〕}

這很對。對誠齋說來，則又不限於七絕一體。

夫漢魏六朝詩豈不佳？但依樣葫蘆，終落空套。作詩當求真是自己語。中晚唐以逮宋人，力去空套。宋詩中如楊誠齋，非僅筆透紙背也，——言時摺其衣襟，既向裏摺，又反而向表摺，因指示曰（按此係其門人記錄他的談話，故有此插語）：他人詩，只一摺，不過一曲折而已；誠齋則至少兩曲折。他人一摺向左，再摺又向左；誠齋則一摺向左，再摺向左，——三摺總而向右矣。生（謂其門人）看誠齋集，當於此等處求之。^{〔一六〕}

這個譬喻更是生動具體，善巧方便，實實有助於我們的了解。

誠齋的五、七言古體詩，筆致尤活，層次尤多。試讀一首五古：

仰頭月在天，照我影在地；我行影亦行，我止影亦止。不知我與影、爲一定爲二？月能寫我影，自寫却何似？——偶然步溪旁，月却在溪裏！上下兩輪月，若个（哪个）是真底？爲復水是天？爲復天是水？

——《夏夜玩月》

再看一首七古：

老夫渴急——月更急：酒落盃中月先入！領取青天併入來，和月 and 天都蘸濕。天既愛酒自古傳，月不解飲真浪言；舉盃將月一口吞，——舉頭見月猶在天！老夫大笑問客道：“月是一團還兩團？”酒入詩腸風火發，月入詩腸冰雪潑。一盃未盡詩已成，誦詩向天天亦驚！焉知萬古一骸骨，——酌酒更吞一團月！

——《重九後二日同徐克章登萬花川谷月下傳觴》

你看，這樣的詩，是不是大藝術家的一種“絕活”？評家說他“筆端有口”；其實，“口”又有幾個是這般的妙口？看他橫說豎說，反說正說，所向皆如人意，又無不出乎人意，一筆一轉，一轉一境，如重巒疊起，如紋浪環生。所以講他的“活法”，迅疾飛動是一面，層次曲折又是一面。

周必大跋上面的後一首詩說：

韓退之（愈）稱柳子厚（宗元）云：“玉佩瓊琚，大放厥辭。”蘇子瞻（軾）答王庠書云：“辭、至於達而止矣！”誠齋此詩，可謂樂斯二者。^{〔一七〕}

這不能不算賞音。可惜仍嫌未能道着真肯綮。能“放”能“達”的文章，古今來指不勝屈；像誠齋這樣的活法，恐怕未必都同時來得吧。

三

上來的這麼多話，都講的是誠齋的“活法”。不講是說不過去的，因為這是他的重要特色之一；所以大家談他時也都喜歡講講。可是，假如讀誠齋詩而只見“活法”、不見其他，那就未免又“死”於“活法”之下。說誠齋不以“活法”見長，固然不可；說誠齋只以“活法”見長，恐怕同樣地不可。看了大家都講誠齋的“活法”，於是讀誠齋詩，就一地裏去尋找“活法”，是會出毛病的。

我們或許說，他的詩若不都合“活法”，這不足為異：他在“活法”用不上時，在獨創性不夠時，在學古不化時，在文思不至時，……都可以寫出“非活法”詩，寫出和傳統詩風無大差別的詩來，這也是理所當然，就不必再提到話下了。

有這麼一想。可是我的意思還不在於此。

講“活法”，又要講“非活法”（姑且如此妄稱），好像“活法”和“非活法”是兩種截然不同、兩無交涉的事，或者說，“活法”之外，別有一種“法”，說不得“活”，——當然也說不得“死”，但總之是得另立一項名目了。

可以這樣理解；但也不可以僅僅如此理解。

真正的問題恐怕在於：要把“活法”只看作是“耍筆頭”，“掉槍花”，打一趟子“花拳綉腿”，賣弄一路“小聰明”，乃至打打諢、抓抓眼，使觀者有點眼花撩亂、由不得眉開眼笑，覺得“倒好耍子”——這樣是不是正確？

假如只把“活法”如上述那樣去理解，自然誠齋詩中就有許多好像不屬於“活法”的；假如還不可以那樣去理解，還有一些別的道

理在作用着，那麼看上去不屬於“活法”的，却也未嘗不和“活法”有瓜葛。

有一則小故事，很耐人尋味。

讀過《千家詩》的，都知道那一首爲大家所習誦的小詩：

梅子留酸軟齒牙，芭蕉分綠與窗紗。日長睡起無情思（去聲），閑看兒童捉柳花。

這就是誠齋有名的《閑居初夏午睡起》絕句。粗粗一看，很可能以爲這是官僚、士大夫們吃飽了、無事作、閑得不耐煩的作品，根本要不得。我要提醒讀者：不了解那個作者彼時彼地的具體處境、時代背景，又不了解他的獨特的筆法和用意、思想和作風，這樣去看詩，有時是很誤事的。當日誠齋的這首詩，被張紫岩（浚。南宋最堅決的抗金愛國的名將兼名相、誠齋平生最服膺的師友之一）看見了，讀後喜曰：“廷秀（誠齋的字）胸襟透脫矣！”〔一八〕

這句評語，真是出乎我們一般的意想之外。“這不有點風馬牛不相及了嗎？”

張浚對這首詩的全部理解如何（古人評詩文，往往只就一點一面而借題發揮），我們不得而知，知了也未必全然符合我們今天的認識。此刻要說的是：他那句話却正道着了誠齋“活法”的又一面。這倒不必因爲張浚是理學家之一而說他是戴了道學眼鏡去評詩，正如同誠齋是南宋時“于道學有分”者，不害其爲能懂詩、會作詩的人。

誠齋自己在《和李天麟二首》五言律中曾說：

學詩須透脫，信手自孤高。